和自然的相处

□文学院 段心怡

我是个内向的人,总需要在一场喧闹过后寻一个角落让自己放松,像一只幼兽舔舐整理身上的绒毛。在寻求自我流放的这条路上,我尝试过独自坐公车穿过城市,想从中获得些启发。可都市太美丽妖娆,常常抓着我的眼球不放,一趟下来像是经历了一场无人的篝火晚会,只剩下一堆苍凉。唯有和自然独处的时候,我最自在。

第一热爱的就是朔北的风:那呼啸而过的,近乎劫掠式的力量从不让我感到恐惧,相反,它来到时我张开手臂,想象着自己幻化成羽毛,身形融化在风里——如同一场仪式。那些蓊蓊郁郁的树,在风里发出声响,更添“飞升之感”。在我看来,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,从不是一层简单的岩石层,而是多维折叠空间。它总能和活着的生命产生共鸣。不论种族,目光所及处便是一方封地。在自己的领地里,思想得以自由驰骋,爱憎可以毫不掩饰,幻想被无限放大:如果你愿意,你甚至可以化身神祇,鸾凤驭车,孔雀开道,百鸟应和。

除了风,云也是我观察的对象。不同的天气里,她们也不相同。晴日里的天幕蓝得充满底气,云也大方地自远方铺开来,层层叠叠的,并且有像浮雕一样的突出感;阴天时则是冷傲的,天色也惨淡了——似常年浆洗的青灰长衫,呈现出掺了炉灰的白。云彩本身还要比背景再暗沉几分,排列也不齐整,只是大块大块地簇拥在一块。她们的边呢,也不是剪刀裁出的流线,而是被凉风吹出了毛边儿。不论阴晴,天空好像静止地钉在远处,从不发生改变。自然的东西总是那样永恒,从舜的时代开始,之前之后都一样。树叶虽然也聚在一块,却不像云那样沉着,它们早已被风吹得沙沙作响。每次听见这声音我便想起许渊冲先生翻译古诗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一句,他把它译作“the boundless forest sheds its leaves shower by shower.”风过树林,撩动树叶,的确像淋浴时的声音——心里的文字和现实交叠的时候最打动人。碰上微雨天气就更奇妙,雨本下得不大,加上这阵“假雨声”声势就浩大了起来。

眼前出现了奇景:在天际线处隔开的地方,上半截是一幅静态油彩,用笔干净利落;而底下的人间把调色盘打翻在地:打着颤儿的绿,浸湿的青瓦屋顶,赭石色粘稠的土地,被水填平的青石板路,波纹微漾,疾步行走的雨伞……人间慌慌张张,收拢在散成雾的雨丝儿里。安稳也许是我们最缺的力量,人类扮演着自以为精明的角色,殊不知于自然而言,万年也不过是一瞬,我们不过孑孓。

看罢云,斜眼一瞥就是太阳。夏季正是学校泡桐树枝繁叶茂的时候,斑驳细碎的树影间漏下光来,这光因为遮挡的位置不断变化,时而隐时而现。我闭上眼睛朝向太阳,眼前就出现一片猩红,继续向前走,走到光被遮住的地方眼前就暗淡下来,如此变化,像我看过的极光。世上如果有红灰两色缠在一块的极光,不在北极,在我眼里。跟儿时将竹篮扣在头上,阳光穿过方孔时一样,充满乐趣。

我怀着小的眼光去观察,常能诱发我心底喜悦,比如春风过耳的声音与海潮声一样,窗外一连串有规律的鸟叫要比任何乐器都细腻,蜗牛爬过的泥地留下“旅行”的轨迹……这些渺小而私人的有趣使我感到窃喜。

面对纷杂的内心常有招架不住的无力感,求人问路,诉说衷肠。最后关头拯救我的往往是沉默不语的自然。我们生活在不肯安静的时代,生命充满躁动和危险。还记得高中语文老师说过的话:“我的梦想就是包一片儿山头,在上头当大王。”

路过你的昨日来书

□美术与艺术设计学院 项学凡

是夜,灯火通明,流光璀璨,摇摇曳曳几盏孔明灯坠在星空,溢彩如梦。

“真好,”我垂眸,望着这万家灯火,对这本不属于我的盛世,却再也歌不出一言一句。“路老先生每每元宵望夜,眼睛里似乎都有星星。”阿福递来一盏清茶,轻道。他的动作小心翼翼,似乎生怕激恼了我这个暴躁的老人家。我轻抿一口,茶香袅袅,氤氲了瞳孔:“星星本来就该在天上,你怎么看,也不是属于你的,哪怕它在眼睛里,心里。”

“可是老先生,当你在凝望星星的时候,星星也在凝望你啊。”阿福皱着眉头,年轻气盛的脸上似乎对这浩瀚星辰也有志在必得的气势。我知他已有心上人,心里揣着的,亦是一份沉甸甸不求回报的爱意。“阿福,”我流露出一丝苦笑,道,“你可知,若你从头到尾都没遇见过星星,你万万不会有抬颈仰望的酸楚,也不会陷入无尽挣扎的痛苦。”

问世间情为何物,那便是,一厢情愿,跳进你给的万劫不复。

金陵桃花开的最好的那年,我十七岁,背着包袱,提着二胡,无心桃花灼艳,只为衣食果腹。敲开杂志社门的那一刻,心是苦涩的,一路奔波,竟也将少年心性去了许多,想到家中双亲,百般滋味都在指尖微颤里挣扎着。杂志社不大,零乱而忙碌,我吞吞吐吐地介绍着自己,半天竟无人理会。颇有些羞恼间,一串银铃儿般的声音在我的心上重重砸了一下,半天,我看着眼前姑娘的巧笑倩兮,晃了神,惊艳了金陵城内所有的灼灼其华。“你从哪里来?喏,江南,可真是个不错的地方。读过几年书?文笔怎么样?哦,我最喜欢读诗了,你可会写诗……”她喋喋不休,快活又明丽,我早已忘了我的好多故事,却唯独第一次见她那次,一字一句都在心里细细揣摩着,再也不能忘。

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我是这家杂志社的老板,何烛雨,是我自己改的名字。”她顾盼生辉,狡黠又灵动的眸子上下打量着我,在我几乎窘迫得想逃之时她突然开口:“好,我雇佣你,前两个月没有薪水,你吃住都可以在这里,明天写首诗压在这里,就算做定金了。”她这话一出,周遭安静了许多,窃窃私语声也不断,我知道她是在帮我,那个时候报纸行业不景气,凭借在杂志社的收入也难以找到容身之所。我看着她坚定又明快的笑容,眼眶湿润间她却突然转身,给我一抹沉寂的蓝色背影,不再言语。

在何烛雨的帮助下,我很快在杂志社落脚生根。那种感觉就像是漂泊的蒲公英突然有了家,一心想安身下来,抽芽开花。我狭小的办公室右侧方是何烛雨的位置,她晚上从不来,傍晚又常早早离开,她一定不知道落日余晖打散在她的脸上有多美,让我在那短短几时内无心写作,锋利的笔尖软绵绵的,未有笔可生花,确是少年情窦初开,不知所措。她风风火火的性格许久未变,不知是不是岁月将她从一个温柔可人的女子磨砺成这样。如若不然,一个女人要想在繁华都市立足谈何容易。我也不要温柔可人,我要何烛雨,我要变更好,我默默想。

我开始苦读到半夜,后来干脆睡在办公桌上,有时约稿太多忙不过来我一天就只吃洋人面包,干巴巴的,和着凉水,就着我对何烛雨的爱慕,一起吞到肚子里去。有次冬天晕倒在杂志社,醒来一碗白玉菇排骨汤热气腾腾地唤醒了许久不贪恋的味蕾,何烛雨捧着碗,背对着我,声音却是冷冽:“你何以这么辛苦,我没看错你,可你也该好好保重自己。”我苦笑,看紫罗兰色的旗袍勾勒出她窈窕的身材,端起汤来一饮而尽,温热的肉汤似乎贯穿了一整个我,不知怎的,也许是仗着生病装疯卖傻,我竟一字一句道:“我不是为了这个杂志社,我是为了你啊,何烛雨,你可知我喜欢你。”她的背影直直一晃,我以为她会逃,可她没有,她却转身,似笑非笑道:“你又可知我大你五岁,人人都说我风流水性,万万不可成为谁的妻子。”我摇头,再摇头,因她的不拒绝多了几分勇气,索性把心里的话都讲了出来:“我努力一半为报恩,一半为了得到你。诚然没有你,我还要拖着身子四处游走在无颜见双亲,可是何烛雨,我早已不单单是感恩,或许你不相信一见钟情吧,可是我喜欢你,现在以后,我都愿为你努力。”人啊,一生奋不顾身的爱情只有一次,那时的我一腔热血地爱她,勾画过无数的爱境,最终留下的,却是她声声讥笑里的嘲讽:“路远,我谢谢你把我的杂志社做的风生水起来报答我对你的可怜,努力我收下了,但我不喜欢你这样子的人。”“为什么?”我几乎要哭了出来,忍着眩晕,不敢相信。“因为,”她突然笑了,生冷里竟有哭腔:“因为你太真诚了。”

我知她如风不可挽留,流连花丛不问归宿,她把我年少的自尊同我一起丢进深渊。我看着她的笑,忽而想起那日第一次见她的明丽妖娆。她还是夜宿不归醉于灯红酒绿,在文豪商客的怀抱里巧笑倩兮推杯送盏,她没变,她还是那个骄傲风流的何烛雨。只是我把自己丢了,碎了。“路远,摆正你看我的眼神,你永远要记得,我不爱你。”她笑,我哭着哭着,也笑了。

病未好透,我便匆匆收拾好了自己的所有东西,可笑的是在她身边努力了这么多年,除了多了几件衣服,我竟什么都没有。杂志社按惯例欢送员工,有假惺惺的哭,也有勉为其难的笑,而我的眼中,只有何烛雨。她身旁挽着霁月酒楼的杜老板,满脸春风,袅袅婷婷地向我走来,叹道:“路远你说走就走,杂志社这么多年的光景还请你不要忘,”她一顿,目光看向杜老板:“只是这杂志社是杜老板一手创办,我也不过是徒有虚名,未能给你什么位置。”我听罢,实则没有那天她羞辱我如剜心般痛,我挤出一丝笑,看了她在我生命中的最后几个瞬间,翻身上马,离别哽咽在喉头,她还是不知,我贪的不是前途,恋的是她。

再见,再见。我驱马离开金陵,已有四十个年头,谈何容易的心事终是随了岁月的的浮浮沉沉掩在心底。我揣着悲愤弃文从商,运筹帷幄百般心计,终有现在的功成名就,也再难爱上谁了。只是每每元宵节会望着孔明灯与繁星痴痴发呆,想起她元宵时赠我的诗:“青木望云坠情思,百盏游灯入幽空,岁岁难念一相好,唯将情诺寄我诗。”她不敢爱我,想来也是,在这枪林弹雨的盛世,只有一颗真心护着爱人,那必将是满目疮痍。

“路老先生,你看星星看这么久,茶水都洒了,可是在恨着什么人?”阿福突然开口,打断我的臆想。我点点头:“是很久了,都四十几年了。”我看着清茶顺着杯沿滴碎在大理石上,晶莹映出星星的模样,我缓缓道:“我是在爱着什么人,不恨,从来不恨,感情无非错过与过错。阿福,明日你带着我,老夫与你一同去向你中意的小姐提亲。”

你可不要,万万不要,如我一般,错过所有昨日,断掉她的来书,恨来恨去,不放过自己。

(本文系“昨日来书”征文比赛初赛优秀作品)

在岁月里我们是众多不被珍视的感情动物

□文学院 杨静

饥饿的岁月以我[illegible]轻的容颜果腹
我味道 ,只能摆在桌[illegible]阴暗的角落里
[illegible]好
[illegible]清白,月光寒 :打在我颈[illegible]
我就[illegible]以它[illegible]的名义爱你——不论
你答不答应
我是不自量力,像远处那片正开的茶靡
它有 一身那样坚定的洁白,然而我
已经脱去春天的衣裳
我打开心里那扇凝霜的[illegible],想[illegible]
几十里之外被海遗留[illegible]的扇贝——
就像被时间埋住的你
你 我那[illegible]紧紧扯住[illegible]天的[illegible]
轻轻 放[illegible]
我[illegible]只是那众多
正在失去年轻的情感动物里的
之一

故乡的来信

□文学院 英慧

那是一封泛黄的信笺,
飘落在今朝的晨曦里。
时光荒芜了岁月,
却抹不去记忆的天空。
撑一帘紫葡萄清荫,
洒落阳光斑驳的倩影。
浸泡一壶淡淡的香茗,
浓缩一杯家长里短。
化开在墨绿色的水中,
滋润了乏味的日子
镰刀割刈 的 ,
[illegible]一[illegible]。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,
[illegible]时的[illegible]。
[illegible],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。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,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子。
[illegible]在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中,
岁月[illegible]子[illegible]。
香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里,
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。
[illegible]子。
[illegible]天。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。
今[illegible]开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。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子,
[illegible]子的[illegible]来。
[illegible]在[illegible]广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,
[illegible]间
黄 的日[illegible]日落。
[illegible]塑的[illegible]子,
长[illegible]一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
那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,
是[illegible]不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。
[illegible]小[illegible],
[illegible]的[illegible],
[illegible]女[illegible]的姿态。
[illegible]一道金色的米粒,
变成太阳悬挂在天[illegible]。
熠熠光辉铺[illegible]了[illegible],
飞入我[illegible]小的心里。
我封存起故乡的来信,
供奉在昨日的晚霞里。

(本文系“昨日来书”征文比赛初赛优秀作品)